

乌蒙山农民的笑脸

贵州脱贫攻坚 一线采访随笔

本报记者 李强

新华社贵阳6月1日电(记者段奕菊、王新明、骆飞)初夏,小满节气之际,记者来到了莽莽乌蒙山腹地的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全省9个剩余贫困县之一,这里虽然有着“高原水乡”“生态茶乡”“苗舞诗乡”的美称,但山高坡陡、土地破碎,以及偏远的交通、薄弱的产业基础,使这片土地长期背负负重,却是不争的事实。

农民杨才貌本家在库东关乡陶营村,乌江上游总溪河旁陡峭大山里。今年45岁,个子不高,脸被高原紫外线晒得红红的,过去在外打工,如今栽种着10多亩樱桃。樱桃园大都在荒坡上,说是地,其实就是绵延的几个山头,曾经种啥啥都不像样,都不来钱。

农技人员从这里野生的樱桃得到启示,因地制宜,培育出“玛瑙红樱桃”品种。尽管基层政府组建合作社大力推广,但一些农民不相信,你前脚栽,他后脚扯。后来,示范户每亩上万元的收入,让大家动了心。

春天,一树雪白、一树粉红的桃花,从河谷至山腰再到山顶,次第盛开。可让杨才貌焦急的是,受疫情影响,前来赏花的人没有几个。樱桃越长越水灵,他越发心不甘。

奇迹出现了!就在樱桃上市前,国内疫情得到明显控制缓解,贵州全省降为低风险地区。樱桃园迎来了大量采摘的游客,最多一天来了约6000人,创历年最高纪录。批发商纷至沓来,电商也成新销售增长点。

最后一棵樱桃树采摘完,杨才貌算了一笔账,收入超10万。开始谋划来年更多邻居“联营”的他,用朴实的笑容,亮出梦想:“建个好房子,买台好车,把孩子培养好。”

在库东关乡南边的纳雍县勺窝镇,瑞慧蚕业养殖公司蚕房内,一条条白白胖胖的蚕正在吃桑叶,一片沙沙声。



大图: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库东关乡连片栽种的樱桃树(5月20日摄)。小图: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羊场乡菜子地村村民张文秀演示过去如何用塑料桶背水(5月21日摄)。



新华社记者骆飞摄 新华社记者段奕菊摄

“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穿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工罗文妹脸上透露着浅淡的笑意。去年她被公司送到四川学习养蚕技术,如今成为熟练工,月收入5000多元。“喜欢这份工作,不仅因为不用外出打工,能够照顾家庭。”她指着在叶子中蠕动的蚕宝宝说,“每次看见它们,就觉得好可爱。”

去年,看中这里的气候能够产生优质茧丝,这家公司经当地政府招商引资而来。祖辈种植玉米的破碎山地上,破天荒试种了3400亩桑叶,当年种植,当年摘叶,当年出蚕。由于“公司+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有力,今年全镇17个村已经村村栽桑树,面积

新华社贵阳5月31日电(记者王丽、吴思、肖艳)七年前,贵州省赫章县安乐乡丰岩村180多户群众,受云南彝良地震影响陆续迁至几公里外的乡镇移民新区。这个地处乌蒙深山的深度贫困村,农民大多外出务工谋生,家乡的土地渐渐荒芜了。而今年春夏,丰岩村上百名村民又回到家乡的的土地上,育种、除草、移栽,每天忙个不停。遍布山岭的3万窝天麻和100多亩半夏长势正旺,不仅绿了荒山,更充实着百姓的“钱袋子”。

如今村里的账上随时都有二三十万元,给群众办点实事也方便多了。”刘兴科感叹道,“当前最重要的是如何让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新时代对村干部能力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丰岩村的实践,正在安乐乡各村寨寨展开。作为毕节市18个极贫乡镇之一,安乐乡14个村(居)中有11个是贫困村,其中深度贫困村6个。乡长周遵龙说,目前每个村均已成立党支部领办的村级合作社,充分利用群众撂荒多年土地500多亩,发展天麻、半夏、马铃薯、核桃等产业。通过“村社合一”,14个村(居)都实现了有实体经济支撑,集体经济积累达660万元,全面消除了“空壳村”。

“还是这片山,还是这方水土。过去是‘管理乡村’,现在是‘经营乡村’,观念变、思路变,就能让贫困山乡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安乐乡党委书记蔡明臣说,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农村产业正从粗放型小向集约规模转变,从“提篮小卖”向现代商贸物流转变,从村民“自产自销”向形成紧密相连的产业发展共同体转变。以合作社建设为纽带,向外积极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向内把群众组织起来,通过利益联结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培育群众增收脱贫的活水源头。

陈正兵所说的引水渠,是城口县2019年在1000多个申报使用扶贫资金的项目中“海选”出来的。所谓“海选”,就是县政府综合考虑扶贫效率、紧迫性、投入产出比等要素后,通过县、镇、村三级现场评议、质询,确定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并优先安排。

“各个条线在上报扶贫项目的时候,申请的财政资金往往宁多勿少,如果按申报配置,某个村级道路项目就需要3000万元,财政资金只能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满足各个村的需求。”城口县财政局副局长王宗伦说。让有限的扶贫资金发挥出最大效益,才有助于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任务。

当“荷花”遇见红薯

一位客家媳妇的诗和远方

种植红薯2亩以上每亩补贴300元。张荷花家也种了2亩多地,老公被安排了村里的公益性岗位,再加上卖红薯干赚的一点钱,她家当年就脱贫了。

那段时间,老公和儿子成了她最大的慰藉。有次跟儿子在地里一边干农活一边打打闹闹,儿子没站稳,笑着一屁股坐在田埂里,张荷花说:“真的就那个瞬间,豁然开朗。我还年轻,怕啥呀!”

打起精神的张荷花不同于以前做红薯干的小打小闹,开始认真盘算起这个营生。“红薯太大太小都不好,最好控制在200至300克;削皮一定要去掉白色的内衣;红薯干不能加防腐剂,要用电烤箱杀菌……”

除了质量,打开销路也很重要。作为一名“85后”,张荷花同样喜欢玩手机,日常机不离手,“自然就想到了朋友圈卖红薯干”,与其等人上门收购,她决定自己卖。稳坐家中的张荷花把红薯干卖

到了全国,家里几亩地产的近万斤红薯不够卖,就申请了5万元妇女创业担保贷款,收购村民手中的红薯进行加工,经过几年的经营,张荷花脸上的笑容回来了。

在岑峰村,像张荷花一样找回笑容的贫困户不在少数,“现在家家户户都卖红薯干,村里还成立了乡香园养殖专业合作社,80余户贫困户靠红薯产业实现脱贫增收”,岑峰村党支部书记龚云辉说。

眼看着离实现梦想越来越近,张荷花又添了一把火——在村里经营一家团购平台的配送站点。去年无意间买了这个平台的东西,觉得物美价廉,她就主动去网上查联系方式要求加盟。

刚开始村里的人不理解,邻居们都来问:“咋能在网上买肉呢?能吃吗?”为了打开销路,张荷花用时下流行的方式营销,进行地面推广,在关键节点送礼物给村民,“今年‘520’我给她们送了鲜花,刚刚邻居大婶让我在平台上给她买个花瓶。”

家里崭新的大门旁摆着一排可爱的多肉植物,张荷花喜欢花,她说:“花就是诗的开始。”(记者孙楠、袁慧晶) 新华社南昌6月1日电

要花钱,先“海选”

重庆城口县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新华社重庆5月31日电(记者伍鲲鹏、张翊)初夏已至,气温逐渐升高,但陈正兵再也不敢对花菇生长有害的高温了。陈正兵是重庆市城口县修齐镇花菇产业扶贫车间的负责人,他所在的城口县位于大巴山深处,是重庆市最偏远的一个县。“花菇在超过25摄氏度的气温下就会停止生长。前两年的这个时候,我每天和镇里的干部用扁担挑水降温,天气最热的时候甚至专门找了辆消防车来浇水。如果去年引水渠项目不建好,我这扶贫车间真的就干不下去了。”他说。

一厚本,包括县扶贫办、乡镇、主管业务部门负责人在内的100多位评委人手一本,“海选”了整整两天才出结果,被淘汰项目的申报人也心服口服。那条号称需要3000万元的村级公路,在经过实地督查并调整建设方案后,最终也只花了500万元就保质保量完工了。”王宗伦说。从乡村道路大规模硬化到村卫生室全面建成,再到各个扶贫车间引水渠和道路建设,城口县扶贫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升,大大小小的扶贫项目让越来越多建档立卡贫困户尝到了甜头。在修齐镇花菇产业扶贫车间务工

提升脱贫成色,斩断千年“穷根” 三位“直过民族”全国人大代表话“脱贫奔小康” “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内容。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什么是小康?小康实现了吗?决胜时刻如何干?记者于全国两会期间采访了“直过民族”怒族、独龙族、傈僳族的群众及三位本民族全国人大代表,聆听他们战贫斗困、逐梦小康的动人故事。

什么是“小康”? 《诗经》有云:“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数千年来,“小康”一直是中国人民最朴素的愿望。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小康”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尤其在少数民族群众心里,“小康”的含义具体、丰富、多元。

“小时候喜欢吃糖,想着以后每天能吃上一颗糖,就算是小康生活了。”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独龙族汉子根四说。像根四一样,许多怒族群众对小康生活的期盼是“有饭吃、有衣穿”,“如果偶尔有肉吃、有酒喝,那就赛神仙了”。

怒族属于云南“直过民族”,主要聚居在怒江大峡谷中。据有关资料记载,在16世纪以前,怒族还处在石器时代的晚期,生活以采集和狩猎为主。

“目前我们怒族还未全面实现小康,但在党中央的深切关怀下,我们正在一步步向小康迈进。”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怒江州实验小学工会主席余小勤是一名怒族人,在她看来,小康不仅是个体物质生活富裕,还应该包括精神富足、心理健康,以及社会稳定和谐,自然生态良好。

“扶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怒江两岸发生飞速变化,怒族人民期待小康早日到来。”余小勤告诉记者,脱贫攻坚第一步,关键要修路。去年,她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了有关交通扶贫的建议,如今,国家投入了资金,通往行政村的公路已经实现全部硬化,解决了制约怒族群众发展的难点问题。

小康实现了吗?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缺水断电……独龙江畔,山高水急,独龙族几乎与世隔绝。新中国成立之初,独龙族尚在原始社会末期。全国总人口约7000人,其中有4200多人生活在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长期以来,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独龙族处于深度贫困状态。

住进崭新的单元楼、用新潮的家用电器、开三轮摩托车……近年来,在党中央关心和各部委支持下,云南省采取“整乡推进、整族帮扶”的超常规措施,从安居温饱、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等方面合力攻坚,让独龙族群众实现了安居梦、脱贫梦。

2018年底,独龙族告别绝对贫困,实现整族脱贫。2019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独龙江乡的乡亲们回信,祝贺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他在信中说:“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如今,独龙江乡成功创建了3A级景区,群众吃起了“生态旅游”饭,全乡农家乐从10多家增加到40多家。全乡因地制宜,推广种植草果达6.8万亩,人均接近16亩,为农户带来可观收入。“独龙族一步跨千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边疆地区的生动体现。”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正山说,“党和政府把我们从贫困中解放出来了!独龙族人民一定不忘总书记嘱托,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